



苍松傲雪

任伊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松傲雪/任伊临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9

ISBN 7-228-09030-6

I. 苍... II. 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330 号

苍松傲雪

任伊临 著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0991)2816212 2825887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1~1 500 册
定 价	28.80 元

书 号 ISBN 7-228-09030-6

卷一 目 录

引 子

一 巧遇市集 1

二 残阳如雪 10

第一章 行行重行行

一 泪洒河干 23

二 离愁别恨 48

三 西出阳关 101

四 大漠荷戈 118

第二章 伊犁河畔霜叶红

一 愁山万叠 160

二 议撤总兵 174

三 患难与共 207

四 壮志难酬 259

五 情系屯垦 272

六 下谕勘田 307

第三章 二万里路云和月

一 鼓乐迎亲 320

二 风起青萍 338

三 疾风劲草 369

四 东奔西走 404

五 智斗回王 436

尾 声 475

后 记 480

引子

一 巧遇市集

浙江定海南面有一个东西两面夹山,南面地势平坦紧挨着大海的村庄,它名不见经传,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名字。当地居民都叫它半塘。道光二十一年上半年,半塘人紧张了一阵后又恢复了平静。

半塘人紧张,是因为这年新来的定海总兵葛云飞为防英夷再度攻城,在两江总督裕谦统领下,请了新调来协助防守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湖南处州总兵郑国鸿,四人一起视察定海四周的地形后,决定以半塘东岳山顶为中心建关山炮台,在东西两边的青垒山和竹山门各造一座炮台,三垒相互呼应,互为依托,再从三炮台向东西山脚延伸,修建一道长五里的土城。又决定在各山及土城险要处安营扎寨,添枪置炮,操练士兵。王锡朋负责青垒山的防守,郑国鸿负责竹山门的防守,葛云飞亲驻关山炮台,协调部署,指挥这道用当时人眼光观察也显得脆弱的防御体系。决定实施后,穿号衣的清兵来了,穿粗布衣裤的民工来了,夯土的号子成天喊得震天价响,修建土城的士兵、民工来回穿梭在海滩、村庄、山地。清兵在游击^①指挥下每天在新建的演武场上摆弄刀枪,好像战云马上就要从海面卷起。

谈到战争,半塘人有恐惧,也有悲痛,但更多的是愤怒。去年他们曾经历过战争,那时节,随着一阵隆隆的炮声和劈劈啪

① 游击:清下级军官名称,受总兵官领导,是一营的长官。

啪的枪声之后，一群他们从未见过的、穿着深蓝色制服，胸佩十字绶带，脚蹬长统马靴，高鼻深眼，拿着火枪的夷兵冲进了村庄，这群人比传说中的厉鬼更可恶，他们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见牛羊鸡鸭就抓，见年轻的姑娘、媳妇就拉到僻静处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些敢于反抗的强者若被抓住，就会被刀捅死，再割开死者脖子上的皮，灌进水银，让皮肉分离，他们还会将剥了人皮后血丝糊拉的肉体悬挂在村口的大树上……。夷兵过境后，这个不大的靠山傍海的村庄，不仅出现了许多断垣残壁，而且还平添了不少新坟。眷恋故土、祖坟的半塘人，在他们走后，呼天喊地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满腔愤怒地修复了残破的家园，用顽强的精神、无尽的创造力使半塘恢复了以往的面貌。可夷兵的“文明”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叫人难以忘却，它留在半塘人心中的印象，就像树皮上的刀痕，随着年月的流逝，不仅不会磨灭，反而不断扩大、加深。

道光二十一年初夏，土城修好后，筑城民工遣散回家了，穿号衣的士兵也住进了营房，除了演武场上例行的操练外，一切又复归平静。半塘人一度紧张的心情平复了，捕鱼的照旧出海捕鱼，种地的照旧种地，稻草棚和瓦屋里重又响起了织布机声和嗡嗡的纺纱声。清晨公鸡喔喔，傍晚炊烟缭绕，晚饭后，夕阳西下，海风也会来半塘串门，它吹得村里和山间的林木发出哗哗的响声。半塘人忙碌了一天，在海风的招呼下，家家都在屋前场院里放上凳子，铺上草席，顽皮的孩子又会在人缝中追逐、奔跑，不时发出快乐的笑声。

半塘人重建了家园，也恢复了市集。半塘集市在每旬的三、六、九三天。每逢集市，从半塘通向定海不太长的大道旁就会布棚林立，摊贩如云。各家人将自家从海上网来的鱼、虾，从地里种出的蔬菜，从山上砍来的木柴，挑来放在大道两侧。从县城里来的货郎、摊贩带着油、盐、酱、醋，各色针线，陶、瓷器皿也夹杂其间。茶水摊、杂食摊、饭面摊应运而生，他们搭上凉棚，摆

上长桌,放上条凳,支好锅灶,招揽生意的小伙计用铜瓢铁勺敲着锅边丁当做响,粗嗓门、细嗓子的吆喝声掺杂其中,共同组成一支变调的鸣奏曲。

每次集市都可当作一张无字的邸抄,因为在买卖物品时,南来北往的人也带来了各自看到、听到的消息,尤其在茶棚下,赶集的、看货的、逛街的、打探消息的、观察民情的,有意无意地都会来这儿歇歇脚,润润嗓子,聊聊天。打问情况的人,有些刨根问底,有些含而不露,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大清的条律好像也管不着这片布棚底下的人。有些人只要话闸子一开,就像上紧了发条的八音盒,吱吱呶呶地响个不停。这些人有些在叙说亲身经历,有些在传播道听途说,有些是添油加醋,有些是子虚乌有,话的虚实虽各不相同,综合起来却可折射出社会某一侧面或一段时间的形势。

八月上旬,祖籍宁波、移居半塘时间不长的陈福,满身是汗地走进了茶棚。他三十刚出头,长着一副好身板,脸庞黑里透红,粗辫子盘在头顶上,上身光着膀子,右肩搭着衣服,下身穿着灰色高裤腰的粗布长裤,腰间扎着一条白布巾,脚蹬草鞋,在茶摊上买了碗凉开水,左脚踩在长条凳上,右手拿碗,一仰脖子,一海碗凉开水全灌进了肚子,喝完后他将空碗往前一搯,亮着嗓门:“再来一碗。”茶摊上的小伙计随着一声答应又从凉开水缸中盛出了一碗。陈福连喝了三碗,觉得暑气已消了一半,开始打量着坐在凉棚里的顾客,只见近旁桌子边坐着一文一武模样的两个人。文的穿浅蓝湖绉长衫,前脑门刮得净光铮亮,后脑梢拖着一根油黑的辫子,四十刚出头,座前桌子上摆着蜜枣、蜜桔一类茶铺垫,小口喝茶,轻摇慢扇,冷眼看人,像个办公事的人。武的因天热没有穿甲冑,腰间仍然挎着腰刀,穿直缀布鞋,三十开外,长得浓眉大眼,显得粗犷,正端着一口粗陶瓷碗在喝茶。陶瓷碗遮住了半边脸,陈福觉得有些脸熟,但一下辨别不出脸盘长相,等他放下碗后,才认清他是定海总兵府的兵弁周

海涛。

陈福和周海涛认识,是一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当时,英夷第一次攻陷定海,为了给扩大侵略作准备,夷兵派人到附近交通要道、村庄外偷偷地绘制各处地图。也是八月,陈福和本村两个年轻人上山砍柴,太阳晒得他仨浑身冒汗,一担柴砍下来,汗水已湿透了粗布衣裤,三人看看太阳才偏西,时间还早,想找个临溪背阴处喝口水,歇歇凉。地方找着了,水也喝够了,三人将手垫在后脑梢,躺在树阴下,耳听身边潺潺流水,眼看摇曳的树叶,山风吹干了身上的汗水,浑身凉爽,他们陶醉在大自然创造的绿色世界里,蒙蒙胧胧中被一阵吱吱嘎嘎的脚步声惊醒。三人坐起来,寻找发声的所在,只见一个英夷,身穿深蓝色制服,手拿一个扁圆形水壶,从山溪里掏了一壶水,在杂草丛中走到半山,坐在一棵大树下,面对半塘支起画架,手拿铅笔,瞄一眼半塘村,在画版上画几笔,再瞄一眼,再画几笔。陈福仨虽不认得地形图,但认定英夷偷偷地画自己的家乡一定不是好事。陈福悄悄站起来,观察四周,肯定周围没有第二个夷兵后,才朝其他两人凑过去,说出自己的计划。于是三人拿起砍刀和扁担,在树木杂草的隐蔽下,悄然接近这个夷兵。在离他不到两步的地方,同时跳出草丛,举起砍刀、扁担,对着夷兵一声猛喝,这喝声犹如炸雷,吓得英夷浑身像筛糠一样地发抖,手中的画笔也跌落到草丛中。他虽听不懂陈福三人吆喝什么,但从三人高举的扁担、柴刀及冒火的眼神中明白了意思,他想反抗或逃跑已来不及了,只得乖乖地举起了双手。陈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卸掉他背着枪,将他举着的手反剪到背后,用捆柴的绳索将他绑了个严实,其他两人上来拿了画架、水壶,挑着柴担,吆喝着虏获的英夷进村,找来一个懂英语的人当翻译。经审问才知这夷兵在山上绘制的是半塘的地形图。在村里审问夷兵的就是周海涛。他是奉新任总兵葛云飞的命令,从镇海总兵衙门来到当时还被英夷占领的定海了解情况。因半塘是面向大海的战略要

地,所以他多次着便服来这儿打探察看,活动几次后,半塘老百姓都认识他,知道他的来历。陈福仁抓到英夷后,碰巧周海涛又到了村里,所以村民就请他审问俘虏。审问后周海涛拍着陈福的肩膀着实把他夸了一番。村里人也抬着陈福三人敲锣打鼓,在全村风光了一圈。周海涛走时还将这个英夷装在麻袋里,避开夷兵,带回总兵衙门,总兵衙门又转送到宁波府衙。没想到当朝负责和英夷谈判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为讨好英夷,却将这一绘制地图的夷兵和另外一些被抓的俘虏,统统送还了英夷。这下可闯了大祸,英夷驻定海的头领传下话来,要到半塘抓人,好在有一个在英夷军队干翻译的中国人将这个消息传递了出来,陈福便带着两位与他一起砍柴的小伙子渡海回祖籍宁波躲避。没过多久,英夷就从定海撤兵,葛云飞总兵也来到定海。陈福听说葛总兵主张抗夷,还在家乡大修碉堡、城墙,正在招揽民工,三人才回到半塘,当了筑城的民工。碰巧他们这队民工领队就是周海涛,一来二去两人关系密切了。后来因为陈福哥哥陈祥让他去镇海,分别后两人再没有见面,没想到今天在茶棚里遇上了,他高兴地上前照着周海涛前胸就是一拳。

周海涛见状,忙将身子往后一仰,一把抓住冲他打来的拳头,抬眼看是陈福,连忙甩手致谦:“老弟呀,是你,好几月不见了,上哪儿了?”

陈福拱手:“到镇海去了。”

周海涛:“到镇海干什么?”

陈福:“我哥叫我。”接着他详细叙述了去镇海的经过。他的哥哥陈祥在前两广总督、特命钦差大臣林则徐家当差。林则徐因坚决禁烟、抗击英夷,成了投降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被皇帝发落到镇江军营,不到一个月又下旨要将他发配到新疆。刚到镇海时,林大人曾多次让陈祥回趟家,陈祥认为林大人一家无人照顾,他走后生活不便,迟迟不肯动身。五月底,皇上贬谪林大人去新疆的谕旨发下后,林大人又一次催陈祥快回家探望,

他还是舍不得动身。林大人见陈祥执意不肯，出主意让陈祥叫他弟弟来镇海一趟，陈福才被叫往镇海。

周海涛：“我也刚从镇海回来呀！可在总督衙门我听人说，林大人走了两个多月了，你怎么才回来！”

陈福诡谲地一笑，没有作正面回答，反过来问他：“你到镇海干啥去了，怎么也关心林大人上哪儿啦？”

周海涛哈哈大笑：“老弟，镇海只许你去就不许我走？林大人只许你关心就不许我过问？告诉你，林大人离镇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裕谦总督本想委林大人以重任，和他共商抗夷方略，共图剿夷大计，没想到朝廷刻意要贬谪林大人，裕谦总督无计可施，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上路。总督衙门里上上下下，没有不替林大人惋惜的。”

坐在周海涛对面喝茶的文士打扮的人，听他俩说起林则徐，谈得十分动情，也放下手中的茶杯，静静地倾听，等谈话告一段落后才轻声细语地插话：“二位仁兄，可知林大人现在到哪儿啦？”

陈福、周海涛停止了谈话，彼此对视后同时警惕地看着这位文士打扮的人。他见状，微微一笑，自我解嘲地说：“是呀！在满朝一片羁縻声浪中，谁推崇林则徐大人，谁就会得罪朝廷，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向二位打听林大人的行踪，是否过于唐突？”他瞅一眼陈福、周海涛，见他俩正注意自己的讲话，于是将话峰一转：“不过二位仁兄不必介意，在下叫方云廷，林大人的门生，在宁波炮厂工作。四月下旬，林大人到宁波作短暂停留，我俩在码头还探讨过铸炮技术。在下十分钦佩林大人，对林大人在禁烟抗夷中蒙受不白之冤也十分同情。刚才听二位对答，知道您二位对林大人和在下有同样感情，所以才冒昧打问。”

听完介绍，周海涛连忙起身拱手：“久仰、久仰。修建土城，构筑炮台时，葛总兵几次提起，如能请先生来指点，是最好不过的。他说先生是宁波蛟门镇的望族，林则徐任杭嘉湖道，在紫阳

书院主持考试时，曾看中先生，不久，先生又去东洋留学了。先生精通泰西算法，巧于设计，工於铸炮，安放火炮时如能请来先生，定能让火炮发挥更好作用。不知什么原因，这事拖了近一年，在我这次去镇海前才决定下来，所以未在衙门相见。”

方云廷起身一揖：“在这儿见面不也一样。这次来晚了。因为炮位已定，木已成舟，我来用处也不大。”

周海涛辩解说：“这事也不能全怪葛总兵，葛总兵去年筑城就说过，打算购买先生所在铸炮厂八千公斤重的大炮安放在关山、青垒山、竹山门，可惜提督余步云不同意，胳膊拧不过大腿，葛总兵也无法可想。”

方云廷叹口气：“是呀，可惜大清国像余步云这样的人太多了。”

周海涛：“先生今日怎么得空到市集上来？”

方云廷：“公事已毕，我不日即将返回宁波，乘今日无事出来随便转转，以观民风。”

周海涛：“咱在这儿见面算是缘分。”他转身指着陈福，“这位兄弟是半塘有名的抗夷英雄，他曾用柴刀、扁担抓住一个英夷。他哥哥是林大人的家人。”

陈福憨厚地：“那是一年前的旧事了，快别提它。”

方云廷、陈福相互拱手，三人重新入座，方云廷主动做东，向伙计要了茶铺垫和茶水。陈福说：“方先生，不必破费，我喝惯了白开水，还是喝水自在。”

方云廷说：“也好。”二人推盘换盏后又继续刚才的话题。因从方云廷刚才的问话中，陈福推测他知道林大人新近的去向，因林大人的去向又关系到他哥哥的去向，所以重新入座后，陈福先关切地发问：“敢问方先生，林大人日前到什么地方了？”

方云廷：“林大人没有去新疆。七月他到扬州后，因黄河六月在开封决口，大水淹了好几个县，原河道总督文一飞束手无策，朝廷只得派王鼎中堂去治水。王中堂为人正派、耿直，是非

分明，他积极支持林大人的禁烟措施，对林大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与林大人交往很深，深知其才能，想趁朝廷派他治水的有利时机，上折让林大人襄助，使林大人有机会将功折罪，免去远涉之苦，也为大清保留一位有用人才。为解燃眉之急，今上只好准奏。所以林大人现已北上，正走在去开封祥符工地的路上。”

听得这出人意料的新闻，陈福、周海涛都高兴地笑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那敢情好，王中堂也真有办法。”

周海涛接着说：“当今像王中堂、林大人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这次替葛总兵送文书到镇海请求给定海增兵，着实叫人憋了一肚子气。”

陈福：“我在回来的船上听老百姓都说裕总督和伊里布总督不一样，他是主张抗夷的，你到镇海受什么气。”

周海涛叹了口气：“老弟，你有所不知。裕谦总督是好人，可他手下有一个文书，也真够损的。因葛总兵在瑞安担任副将时曾得罪过他，他一直怀恨在心，这次我去镇海，刚好他当值，见是葛总兵的信，硬不给转递，我好说歹说磨了大半天，出去又买了礼物他才勉强留下，叫我回行馆等候。六天后总算盼来了批文，我满肚子高兴带回定海交给葛总兵。葛总兵开启后，眉毛倒竖，牙齿咬得格格响，吓得我垂手低头像蜡烛一样戳着不敢动弹。过了好半天才听得葛总兵问我：‘你将文书给谁啦？’我照直说了，葛总兵轻轻说了句：‘这就坏了。’他长叹一声让我退出。过几天才听人说，我带回的批文不是裕总督批的，而是值班的文书瞒着裕大人写的。批文内容我听人背过，是这样说的：定海一岛，弹丸之地，本大臣早已周密布防，尔等不尽职尽责，反夸大夷情，长敌人志气，灭我大清威风，想为将来接仗失利开脱责任，此是何等心肺，文中所请一概不允……”

还没等周海涛说完，陈福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公报私仇，是什么狗官。”“是呀！葛总兵打探出内情后又让我二次渡海投书，因为他担心英夷再次来犯，兵力不足。这不，我在这儿

歇脚后，准备过海去镇海。”周海涛说后呷了口水。

方云廷沉思有顷，忧心忡忡地说出一番道理：“一个文书官谅有多大能耐，他敢这样瞒天过海，根子还在朝廷的昏庸，对英夷先战后和，作战方略上是非不明，举棋不定，以定海的防御为例，今日让裕总督调兵遣将，加强防守，明日又说加强防御是劳命伤财，要裕总督削减兵力。昨日让裕总督在江浙两面策应，今日又要他将定海防务交给提督余步云。朝廷如此朝令夕改，不叫裕总督左右为难？小小文书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就因为朝廷的举措有隙可乘。”

方云廷一席话说得陈福、周海涛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两人关切地发问：“方先生你认为，我们定海局势将会怎么发展？”

方云廷脸带忧色：“定海命运取决于余步云，而不在裕总督，裕总督已鞭长莫及了。”

谈话间，从定海大道方向传来“嘭嘭”的铜锣声，锣声过后，一声清晰的喊声传进茶棚：“葛总兵有谕，厦门新近失陷，夷船已向我定海游来，望各家早作准备，同仇敌忾，保我家乡！”

喊声响过，闹哄哄的市面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远处海涛拍岸声都清晰可闻。

周海涛：“局势说变就变，看来形势紧急，得快将援兵求到，我先走一步了。”说后起身向两人拱手告别。

陈福拉住他说：“周大哥，等你回来，我叫几个弟兄到你管辖地段和你们一起干，让英夷知道大清子民不是好惹的。”

周海涛停住脚步，恳切地回答：“行，你只管来。”

听着眼前两位热血青年的对话，方云廷想起林则徐写过一篇名为《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的奏稿，其中有一段话是：“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具恨其强梁，必能自保家乡，团练抵御。”当上次林则徐路过宁波，两人就铸炮一事抵膝长谈时，他曾问过林则徐为什么要在奏折上写这段内容，林则徐不无感

慨地告诉他在广东禁烟抗英的经历。说他奉旨在广州贴出禁烟告示后,不仅兵勇踊跃,而且沿海渔民、蛋户^①、盐工也纷纷响应。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不仅粤民可用,我大清子民亦可用,关键在为官的肯不肯用,能不能用。”眼前陈福所作所为足以证明,只可惜大清像林大人这样见识的人太少了。他见陈、周两人已经离座,连忙叫来伙计付了铜钱,上前向二人拱手:“咱仨虽萍水相逢,可共同抵抗英夷的心是相通的,望二位仁兄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三人走出茶棚,他们的身影很快地融合在匆匆散集的人群之中。

市集散尽后,通向定海的半塘隘口大道上,显得空旷、宁静。海风卷起浪涛,拍击礁石、海岸,卷起白色浪花,飞溅四方,使这份宁静中夹杂着紧张。海风吹满了隘门城楼,一场新的山雨即将到来。

二 残阳如血

半塘人在时断时续的枪炮声和惊天价响的呐喊声中度过了五个白天和五个黑夜。五天来他们从陈福等一批批送饭到阵地去的村民口中得知,葛总兵领着五千兵勇抗击来自四十多艘夷船上的夷兵,虽然夷兵力量比我多几倍,但我方阵地仍然屹立不动,听后人们都伸出了大拇指,支持阵地上抗夷取胜的劲头更大了。

八月十六日,应当是星稀月明、万里无云的中秋佳节^②,可今年特个别,满天彤云密布,到处大雨如注,淅淅沥沥的雨声盖过了海潮声,不久地面上聚起一洼洼积水,脚踩地面,会陷进去半寸深,往外拔时“咕吱”一声,鞋还会粘在泥里。日暮时,陈福

① 蛋户:亦写作但户,清广东沿海世代用小船打渔为生的渔民。

② 中秋佳节:浙江东南部一些地方,民间以八月十六为中秋节。

和同村的十几个小伙子从隘口阵地上送饭回村，带回令人担忧的消息：雨水淋湿了火药，抬枪点不着了，炮陷在泥里连掉头都困难，可英夷的洋枪洋炮不怕雨，一旦开仗，我方准会吃大亏。雨水也给生火做饭带来不便，守各隘口的士兵中午只发了几个冷饭团，有的连饭团也没吃上，今晚是中秋，不要说过节，在平时也不能这样，不吃饭没有力气扛枪，如果发生肉搏，就更麻烦了。村民们虽已吃过晚饭，听得说，二话没讲，家家立即生火做饭，海风有时将炊烟倒灌回锅灶，呛得生火的人咳嗽流泪，但他们擦掉泪水，重又往灶里添柴。

陈福乘各家做饭时刻回到家里。他家有年过六十的老母和刚过门不久的妻子，自英夷再次开仗以来，他就很少回家，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他该回家看看。婆媳俩见陈福回家高兴得不行，忙张罗着热饭。陈福娘看着儿子往嘴里扒饭，狼吞虎咽，像几辈子没吃过的样子，又瞅着他布满红丝的眼睛，动情地说：“福儿，都六天了，你连囫囵觉都没睡过，成天不是送饭，就在前方和士兵泡在一起。今天下这么大雨，估摸着前方会歇下来，吃完饭，你到里屋睡会儿，锅台上的事由我俩来，保准不误你的事。”

妻子何尝不疼丈夫，只是娘没开口她不好意思说，现在趁娘劝说的时机，也顺着娘的口风帮腔：“人又不是铁打的，哪能不歇会儿。饭做得了，收拾好了，我叫你。”她用饱含情感的水汪汪的眼睛看着陈福。

陈福听两人讲的都是实理，没有争辩，吃完饭，脱去湿衣，躺到里屋床上睡觉。他眼睛闭上了，心头却翻腾得厉害。六天来，他联络村里各家小伙子往阵地上送菜、送饭，战斗间隙他还学会放枪，看着自己和士兵一起将冲上来的英夷赶回海边，他甭说有多兴奋！昨天在阵地上他碰上了第三次从镇海请求援兵回来的周海涛，他一脸颓丧地对陈福说，开仗第一天他又奉命去了一次镇海，提督余步云真不像话，他看完葛、王、郑三总兵

联名写的告急信后，板着冰冷的面孔说：“回去告诉你们总兵，攻打定海的不就十几艘英夷的船吗？能有多少人，你们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夸大英夷兵力？定海吃紧，镇海不吃紧？我从哪儿给你们增援？回去传我的话，要用现有兵力坚守，如果定海失守，我可拿他仨人问罪。”周海涛带着一肚子气回来，如实报告。三总兵呆了半晌，葛云飞负咎地对二位总兵说：“镇守定海本是我的责任，如接仗失利，我一人受责，决不连累你俩。”说这句话时，泪水在葛总兵眼眶里打转，差点掉下来。王、郑两位总兵说：“朝廷既然调我俩到这儿，守土责任哪能让你一人承担，大敌当前咱仨还谈什么责任不责任。”三位总兵爷商量了好一阵子，才决定不将这令人颓丧气愤的话往下传。他们共同鼓励士兵：“镇海也吃紧，援兵来不了啦。提督夸咱们定海将士忠勇无比，连打胜仗，杀死了好多夷兵，准备打完英夷后嘉奖大家，要我们继续奋勇杀敌。”

听到这里，陈福虽气得直咬牙，又有什么法子？他想还是方先生见多识广，对局势估计得准确，看来余提督靠不住了，打英夷还得靠大家。他又想起六天来英夷虽还没有突破土城防线，可在英夷炮火轰击下，阵地上能打仗的兵越来越少了，就是能打的士兵，经过六天奋战也疲惫不堪，万一今晚夷兵摸上来，可要吃大亏。想到这儿，他再也睡不着了，霍地翻身起床，披上湿衣就往外闯。

陈福妻子心疼地看着丈夫。

陈福母亲在洗碗，看见儿子急冲冲从里屋跨出，连湿手也顾不得擦干，上前挡住：“福儿，外面雨这么大，你干啥去。”

陈福是孝子，见母亲拦阻，只好站住耐心解释：“妈，我不能睡了，防守土城的人不多，万一敌人乘黑摸上来，咱损失海啦，我得叫几个人一起上去。”

陈福娘清楚，儿子一旦想定的事，十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儿子讲得合情合理，抗夷保家，人人有责，也不再阻拦，只

是问：“新煮的饭什么时候来拿？”

陈福：“过会儿我还回来。”

陈福妻送过蓑衣，披在陈福身上，又拿过斗笠，让陈福戴上，看着丈夫急冲冲走进雨里。

陈福再次进家门时，身后跟进来十多个小伙子，门外还有一些人，因屋小进不来，都站在雨中，其中除几个人挑着箩筐，放着从各家收集来的饭菜外，其余的都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拿着棍棒、砍刀、长矛，个个精神抖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陈福妻子将刚做得的饭菜放进箩筐，站到一边腼腆而又动情地问：“这就走？”

陈福回答：“嗯，前方吃紧哩。”刚迈步走到门口，莫名其妙地一股冲动涌上心头，似乎预感到这次出去再也见不着她俩似的，又回过头来深情地盯着母亲和妻子，充满感情地对妻子说：“这次我们不仅仅是送饭去，还打算和士兵一起打英夷，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家，你可要好好照看我娘，碗筷收拾好后早点侍候娘休息。”

陈福妻子说：“你放心走吧，我会侍候好娘的。”话虽这么说，但她心情也很不平静。去年她刚过门，英夷就打进村来，好在大哥哥陈祥在林大人手下干活，早早从广东来信，说英国佬可能会进犯浙江，让全家早作防备。陈福听了大伯哥的话将娘和她送回宁波祖籍，才使她在第一次英夷过境时，没有遭殃。英夷退走后，陈福将她俩又接了回来，从这以后陈福就变了个人似的，成天对她说，上次半塘可惨啦，你们要不走，准会遭难。为了保家卫国，可不能让英夷再卷土重来，所以见天来往于宁波老家和半塘之间，和一些小青年成天练棍练拳，舞刀弄枪。今年六月间从镇海回来后，简直脚不沾家。她多么盼望丈夫和她多呆会儿，可她也是明事理的人，国保不住哪儿有家，每次丈夫出门她从不拦他。可今晚陈福离家不同往常，是打仗去的，结果会怎样？她从心眼里祈祷大清会打胜仗，丈夫和半塘小伙子们能

平安归来，可祈祷归祈祷，谁知结果会怎样？她心里七上八下像猫抓一样。她多么想和丈夫说说心里话，可丈夫又和这么多人一起，急着要走，她怎么开口，她只有将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出门后可要小心！”情意绵绵送丈夫和这群年轻人出门，看他们消失在暮色的雨帘中。陈福走后，她还手扶门框，注视着逐渐暗下来的曲曲折折的路，好像远处还有含着微笑的丈夫的身影。被海风中吹过来的雨丝迎面扑来，打湿了头发和前胸衣襟，她丝毫没有感觉，直到陈福娘喊她，她方如梦初醒般地答应了一声，转身掩上了家门。她的心好像也被关在门外，随着丈夫上了前线。

入夜，海风吼，雨势猛，海浪涌，林涛响，预示着天地间将有一场变故。

子夜，土城阵地上一片寂静，防守在阵地上的士兵，经过几番苦战后，都抓紧时间躺到铺上，很快地进入梦乡，屋里此起彼伏的酣声和屋外风雨声应和着，更显出夜晚的宁静。

东岳山头关山炮台，中军营垒里依然灯光通明。紫脸膛、浓眉毛、隆准深目的葛云飞，身穿甲冑，腰佩大刀，脚蹬沾满泥水的缎靴，对站在案前的周海涛说：“目前的安静是暂时的，很可能是英夷在久攻不下后，正在重新调整兵力，你得立即派人到王总兵、陈总兵那儿，务请他俩多加小心，抓紧时间叫士兵休息，但叫他们别忘了先整理好火枪、抬枪和刀矛，以防万一，并请他俩根据人数多寡调整好兵力，坚决做到人在城在，不得丢失一寸国土，一旦开仗，立即派人和我联系。”

“是”，周海涛答应后，立即带着士兵到西山头和西南阵地传话。

周海涛走后，葛云飞拿起烛台，俯身看着摊在桌上的定海布防图，考虑下一步战争可能发生变化和应变的对策。他回忆起五天来英夷进攻的情况。第一天英夷火船在定海城西南港湾